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第三十八回 定計捉賊反被賊困 拼死突圍又遭圍截

趙玉趙崑崙跟著桃花女來到藏書樓底下，桃花女上樓給麻亞裡送飯去了。趙玉在下面，他心裡在想，我呀，是不是上樓把麻亞裡給抓住，把他立即送到狀元府去。又想，不行，這府裡這麼多人在這兒保護。我渾身都是鐵能捻幾根釘哪，我不能輕舉妄動。給，等待時機再說。趙玉他心裡正在核計。這時候桃花女一推樓門提著食盒，從樓上下來了。「石三郎，叫你等著急了吧？咱們回去吧！」桃花女跟著趙玉一邊說話，溜溜達達地就回來了。他們來到桃花女住的院門口，趙玉站住了，「桃花女，你請回吧，天也不早了。我也該回去了。」

「石三郎，到屋再坐坐唄。」

「不啦，小姐，我也該去睡了。天太晚了，再說男女教受不親。我若在你屋坐著，被家奴院公看見，好說不好聽的。鹽醬嘴瞎胡說，當然這都沒有什麼，傳出去，我們鬧一肚子氣，這就不好了。我回去了。」

「那也好，明天見吧！」

「對，小姐，明天見。」

桃花女回去了。趙玉在外邊聽著，「咣！」可能是桃花女進屋把門門上了。趙玉邊走邊合計：「我怎麼辦呢？麻亞裡在藏書樓上，我自己不能動。我呀，應該立即上狀元府。」趙玉主意已定，走！「騰！」縱身上房。到房上看了看周圍，一切都很平靜，這陣兒雞不鳴犬不吠，他一看全睡覺了。趙玉在房上一哈身，離開太師府就來到狀元府。在狀元府後門那兒一跺腳，跳進了牆頭。剛落到裡邊，黑忽影就出來兩個人：「別動，幹什麼的？」

「是我，我是趙玉。」

趙玉一看黑忽影出來這兩個人不是別人，正是長青和雲萍。「噢！趙玉呀，這麼晚來了。」

「我有事。咱們快到客廳吧。」

狀元府裡也是戒備森嚴。長青、雲萍領著趙玉就來到客廳。客廳裡掌著燈哪。小八義這些弟兄們一個也沒睡。周景龍在當中坐著，正喝茶呢。一看趙玉來了，周景龍趕忙欠起身來，「兄弟，你怎麼這麼晚來了，請坐。」

趙玉渾身是汗：「狀元哥哥、三師兄、大師兄，我來給你們送信來了。麻亞裡藏到哪我知道。」

阮英聽到這兒立即站起來，「趙玉你知道麻亞裡藏到太師府什麼地點？」「藏書樓。」接著就把自己在裡邊調查的情況跟大伙說了。周景龍說：「今天晚上可不能動手了，因為今天已經將近半夜了，我們若再到那兒，恐怕天就要亮了。我看明天動手，今天最好我們兄弟好好休息。趙玉你先回去，到裡邊給我們當內應。」

「對，我得回去。藏書樓就在太師府的後面，他這個樓離後邊的院牆也就幾丈遠。後邊是個大衙門。衙門裡可也埋伏著人哪，到那最好把埋伏的人殺了，你們到藏書樓外面院牆跟前，等候我裡邊信號。我裡頭三擊掌為號，只要你們聽見我三擊掌，馬上進去，到藏書樓裡面拿麻亞裡。可是樓門那有不少人把著，要想進到裡面也有點費事。」阮英樂了。「師弟呀，我跟我師父學的還有個絕招呢，那招叫『天鵝下蛋』。我呀不走樓門，我在他房頂上把瓦片揭開，挖個窟窿，在頂上進去，我叫他人不知鬼不曉，把麻亞裡綁起來，立刻綁到狀元府，速速奏明聖上，發兵捉拿蔡京，趙玉啊，這可是關鍵。明天晚上咱們定好在三更天。趙玉兄弟，三更天這個時間定准了，你可千萬別忘了。」

「師兄，那我趙玉也太飯桶了。這麼大事我能睡過了頭嗎。那我回去啦！」

阮英說：「好，你回去多加小心哪！」

「沒事。」

趙玉離開狀元府又回到太師府。他站到房上往周圍一看，很肅靜，這陣兒大伙都睡熟了。一看沒露馬腳，趕忙由房上跳下來，推開自己的房門到屋裡頭，也沒脫衣服，和衣而眠，趙玉就睡了。不表趙玉。

再說狀元府。第二天晚上弟兄們全換好了夜行衣。阮英等幾個人不能全帶走哇！他帶殿曦嵐、金貴、唐鐵牛、徐文彪，時長青、花雲萍二人保護狀元府，再加上那些女眷。

孔生、尉遲霄，帶著幾名軍兵繼續巡邏。因為都走了，狀元是個文的，他們要到這來行刺，恐怕還有危險哪。一切安排停當之後，阮英背著刀，掛著鏢囊。唐鐵牛、徐文彪、殿曦嵐、金貴他們幾個人離開了狀元府，來到蔡府後面那個衙門。到了西衙門口這兒，幾個人站住了，在黑忽影後邊隱蔽好身體，聽聽衙門裡邊到底有多少人埋伏在那兒。聽了一會兒，衙門裡靜悄悄的，一點動靜也沒有。阮英一聽遠處有更梆，「梆梆，咣咣」。三更天打兩遍了，要到三更天了。阮英想，根據趙玉提供的情況，他說衙門裡有人埋伏啊，怎麼沒人呢？文彪說：「老八呀，能不能趙玉暴露身分了，還是響馬知道了？他原說有人，怎麼沒人了呢？」

阮英說：「咱們到裡邊看看。」阮英把單刀就抽出來了，一哈腰「踏踏踏」阮英在頭前帶著路，文彪、唐鐵牛、殿曦嵐、金貴，他們幾個人就進來了。他們來到大牆外邊全站住了。一看是一個人也沒有。

唐鐵牛說：「我知道，這幫小子哪有那麼大精神頭總在外頭站著，在這守著。他們感覺裡邊安全，裡邊有人把這個樓給保護住了，用不著外邊安排人了，對不對？我們今天晚上就趕巧了，歪打正著。」

文彪說：「不能想的太樂觀哪，現在眼看三更天了。怎麼裡頭還沒有信號呢？」阮英也琢磨。呆了一會兒「梆梆梆」，三更天了。啊！怎麼趙玉還沒有信號，出了事了？

阮英說：「我上去看看。趙玉裡頭沒有信兒，有可能出事了，不過我們不能白來一趟啊！」

「老八，你可得加小心哪！」

「四哥，你就放心吧。」阮英看看院牆。一跺腳，

「噌」上了牆頭。阮英往裡看了看，沒有動靜。「騰」跳到了院牆裡邊，輕飄飄沒有多大聲音。阮英高抬腳，輕落足，慢慢奔藏書樓就來了。這是個兩層樓，最好辨認，樓裡頭還掌著燈。「哼！」阮英心想，麻亞裡這小子，他也是晝夜憂心，他睡不著覺。阮英一跺腳「噌」跳上了二層樓。到房頂上，這口單刀來了一個夜戰八方藏刀式，阮英把刀一壓，就這工夫，聽到藏書樓樓下那黑糊影地方，口哨可就響了。

「嘟……」呼哨一響，「嘩」出來有三四百人，把藏書樓整個包圍在當中。燈籠火把、亮子油鬆照如白天。每人手裡拿著刀槍棍棒，另外還有弓箭手。這幫小於在下邊就嚷起來：

「哎，小子，你膽子不小啊，敢到太師府裡來行刺。你快下來伏綁。你要伏綁落個囫圇屍首，你要不伏綁，今天把你亂箭穿身。」

阮英一看，下邊這些人把我包圍上了。我們這算中了計，中了埋伏了。他們這是有計劃的行動，趙玉還不知道怎麼樣呢。阮英把單刀一亮，「呔！老爺既敢來就不怕，要怕就不來，就是龍潭虎穴，你老爺也敢登敢跳。你們哪個上來？」

阮英過麼一嚷，下邊這幫小子也嚷：「你下來，你下來！」阮英怎麼下去！下邊盡是腦瓜。往哪跳？一跳跳人身上就給抓住了。再看下面有人吩咐：「來啊，開弓放箭！」

地下有人吩咐開弓放箭，「啪啪啪」阮英往外撥打雕翎。正此時忽聽旁邊大亂，阮英抽空一瞧藏書樓後面那個大衙門裡邊啊，也是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。「殺，一個也跑不了啦！」阮英知道四哥、三哥、曦嵐、金貴在外面也打起來了，他們也不能上裡面來

救我了。我阮英可也出不去了，跳不下去了。雖然阮英用單月撥打雕翎，但是身上也略帶輕傷。阮英一想，這時間長了可就壞了，一會天亮了，我可就走不了啦。趙玉呢，趙玉在屋裡被人給堵住出不來了。

趙玉二更半天他就起來了。他知道事要提早，我到那牆裡頭等著三擊掌去啊，趙玉起來了，渾身上下把在服都穿整齊，紮綁利索了，他提著亮銀棍，推門想出來。「格吱」，這門外頭被人鎖上了。「嗯！誰把門給我鎖了？」他一吵吵，外頭沒動靜。趙玉一想，「是不是我露馬腳了？要不人家怎麼把門給我鎖上了？」趙玉眼看時間要到了，阮英他們還等著我三擊掌呢。「我跳窗戶出去！」趙玉來到窗台附近用手一推窗戶。還沒等把窗戶推開，外邊有人說話了：

「石三郎，別出來了。對不起，在屋裡多呆一會兒吧！」

趙玉一聽就聽出來了，說話的是奚金哥。「哎，奚義士，開玩笑也沒這麼鬧的，我要上茅房哪。你這簡直不像話，你怎麼把門給我鎖上了。」

「哼，」你這個茅房上的小近哪，昨天晚上上茅房到了狀元府了。今天哪，就別出去了，憋一會吧。」

趙玉一聽知道壞了。昨天晚上他們有跟梢的，我的身分暴露了。事到如今哪，也說不了講不起，就得乾了。趙玉這個時候聽見那後邊就亂上了。「殺！跑不了啦，拿那個猴子啊！」

趙玉聽到這兒，心裡明明白白的了，阮英他們也來了。這不被我給害了嗎？我得出去呀，我不出去，我在這屋裡兒有勁也使不上上啊。趙玉把大棍一舉，「奚金哥，你把門給我開開！」

「噯！我給你開門哪，你就等著我把阮英開膛摘心的時候，你再出來吧。」

趙玉這陣也急了，用手抓過一把凳子來，「叭」一抬腳，「咔嚓」把窗戶就踹開了，順手把這個凳子就扔出去了。不但奚金哥，奚銀哥也在外頭哪，哥倆同時舉刀下砍，刷！這個刀就踹到凳子上。趙玉借過個勁，「噌」一縱身就跳出了房內。手中擺開這條亮銀棍，跟這倆響馬就戰到一處了。奚金哥、奚銀哥這倆小子都是有名的賊啊。趙玉心裡也想了：「我要跟別人打，我不是說大話，三招五合就能取勝。跟他倆打恐怕要費點勁，時間長了，救阮英也來不及了。」把趙玉急的汗往下直淌，擺開亮銀棍跟這兩個響馬是一場鏖戰。這兩口刀象雪片似的，這個時候聽見房頂上有個人說話了：「我說這是誰呀？未免太不仗義了吧，怎麼兩個打一個？我想找個肅靜地方歇一會兒，我剛坐下，這就打起來了。別打了，別打了。單對單那是英雄對好漢，倆打一個叫人家不贊成。」騰！打房上跳下個要飯的乾巴老頭。

奚金哥一看，他認識。「這個老小子，你要飯的怎麼跑太師府房上要來了？」奚銀哥一看，「你跑這兒跟著起什麼哄，你看刀！」這個刀就奔老花子刺來。老花子一閃身，「幹什麼？真是。我也沒得罪你，你舉刀就刺，你小子也太毒了。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奚銀哥，老小子你快走！」

「你怎麼張口就罵人哪，奚金哥，奚銀哥你們倆是哥倆吧？」

「對！我是老二。」

「你們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「你是要飯的老花子。」

「我是你爹呀！」

「你放屁，看刀。」這刀就奔老頭刺去了。老頭可急了。「小子，你真要是跟我動手啊，我告訴你，我今天好好教訓教訓你這兩個冤家，我讓你知道知道我這要飯的厲害。讓你知遭鍋是鐵打的，老婆婆也算是個媽，你看棒。」打狗棒子奔著奚銀哥也就打去了。奚銀哥往旁一閃，打狗棒子打空了。沒過三四回台，「啪」這一棍子就打到奚銀哥的肩頭上了。「哎喲！」「嗆啞……」刀他就扔了。這一下捅到穴位上，「唉喲！」這膀子簡直就受不了啊。奚銀哥他的手再去揀這把刀，這手就有點不太好使了。這時候這個要飯的老花子拿著打狗棒，他再想打奚銀哥，奚金哥在旁邊看著他兄弟要吃虧，他一擺刀奔著老頭又刺去了。老又一閃身，衝著趙玉嚷了一聲：「小伙子，還不趕緊上後邊去看看嗎！」趙玉當時就恍然大悟了。「謝謝老英雄拔刀相助！」

趙玉就奔後邊來了。藏書樓底下那是人山人海，雕翎箭往上直射。阮英被人家給圍到樓頂上了。「小子，你家老爺趙玉趙崑崙到此。」嗚！擺開這條亮銀棍，直打的眾人東倒西歪。傷、殘、滾、倒……「師兄，快下來！」趙玉這麼一打，眾人兩旁一散箭也停了，阮英由打房上「騰」就跳下來了。「趙玉，你怎麼樣？」

「我沒事。」趙玉說：「師兄，咱們趕快上樓，到樓裡頭把麻亞裡綁起來。」

阮英說：「不行啊，你看看這麼些人。」

正這時候，聽有人念佛號：「彌陀佛，他們來一個拿一個，來兩個拿一對。他們一個也跑不了。」生鐵佛法遠來了。「無量佛，善哉善哉。」南烈門老道拿著寶劍也來了。這群賊是越聚越多，阮英一看哪，咱們是光棍不吃眼前虧，「趙玉，事不好。咱們趕緊走吧。」

「走！」

阮英領著趙玉哥倆蹣跚上牆頭，「通」就跳出去了。「跑了！不能讓他跑了，把衛衙口都堵住了。」哥倆跳到外面一看，這衛衙裡全是人哪。唐鐵牛、殿曦嵐、金貴、徐文彪跟他們也打亂了套啦。文彪這條金槍，「啪啪啪」，「噗嗤噗嗤」象紮蛤蟆一樣。文彪身上也崩的全是血了。小金貴擺開小單刀也沒少忙和。殿曦嵐拿著小銅錘在那直吵吵，「好你們個臭……臭……臭賊，一……一個也活……活不了。告你們說，沒兩下子敢來麼。誰過來？」這幫響馬認識他，這叫殿曦嵐哪，這小子他*的招兒挺損哪。不怕千招兒會就怕一招兒熟啊，他專門打屁股呀，專門往尾巴骨那兒打，打上你就得坐地下呀。殿曦嵐也沒少打這幫賊，打傷了不少，也打死了幾個。唐鐵牛擺開鐵棒槌，竄前蹦後，扔蹦蹦，這就打亂了。阮英和趙玉到了跟前，唐鐵牛說：「不管怎麼說，我二師弟趙玉沒有危險，這就念彌陀佛了。萬事大吉了，咱們快走吧。咱們不能再久戰了，他們人多，快走！」阮英說：「趙玉，你在前邊開路，我在後邊斷路，由西衛衙口衝出去。」趙玉說：「好，走吧！」趙玉領大伙在前頭開路，就衝出了西衛衙口。現在半夜過了，他們走出一段路去。「阮英，阮英！」再叫阮英，沒有人答話。唐鐵牛回頭一看，「唉喲！壞了。猴呀，他怎沒跟上來呢，準是叫人把道路給卡斷了，我們出來了，他被人給截住了。咱們快回去救他吧！」弟兄們趕忙往回來。

再說阮英。阮英在後邊斷路，快出衛衙時被他們給截住了。他們恨阮英恨入了骨髓。阮英擺開這單刀正打著呢，就聽有人嚷了一聲：「弟兄們先不要打。我有幾句話想跟阮英說。」大伙回頭一看，在衛衙口站著這個人。頭上戴六稜抽口的硬壯帽，左鬢邊有一朵守正戒淫花，身上穿著一身絳紫色短打，前後心勒打紅絨繩蝴蝶結，腰中係大帶，手裡拿著一對護手鉤。藍瓦瓦的一張臉，四十上下的年紀。正是金翅大鵬大寨主蓋世英。與此同時阮英刀交左手一抱腕：「前邊可是大寨主蓋世英嗎？」